

# 我们家

颜歌  
著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颜歌  
著

# 我们家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我们家 / 颜歌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 5

ISBN 978-7-5339-3645-7

- I. ①我… II. ①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3 ) 第051010号

责任编辑 陈 坚

特约监制 金马洛 侯 亮

特约编辑 黄莉辉

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

## 我们家

颜歌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数 182千字

印张 8.25

版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645-7

定价 32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“这个故事有点慢，睡瞌睡前看一看。”

## 目 录

第一章	001
第二章	025
第三章	047
第四章	071
第五章	097
第六章	119
第七章	143
第八章	167
第九章	195
第十章	221

## 第一章



在爸爸的手机里，奶奶的名字是妈妈。一年之中，总有几次，这个号码要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响起来。

有时候是厂里开会，爸爸正训着门市部那几个嘻哈大笑的女售货员；有时候是和外头的朋友们喝酒，五个人喝到第三瓶茅台，包房里烟熏火燎；有时候更加糟糕了，爸爸正在和女人们做爱，或许是妈妈，或许是别的倒生不熟的婆娘。总而言之，事情正到酣畅处，电话铃就响起来了，“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”，一听到这曲子，爸爸先自软了三分，等看到上面的名字确凿是“妈妈”，他便连送起腰杆的力气都没了，爸爸像鸡毛一样飘下来，捡起电话，对着话筒，暗暗清了清嗓子，走到走廊里去，叫了声“妈”。

奶奶就在电话的另一边，她扯着电话线，扯着爸爸的心颤颤。爸爸听见奶奶说“胜强啊”，爸爸就说“哎，哎，妈，你说”，他靠在墙壁上，离对面那面墙不过一米半远，离奶奶不过隔了三五条街，爸爸说：“妈，我知道了，你别管了，这事我知道了。”

爸爸挂了电话，重新走进房间去。几分钟罢了，世上的事情却都变了：女售货员咬着耳朵交换着女儿家的私情；朋友们发短信的发短信、点烟的点烟；床上的婆娘居然弓着背在扯脚后跟的一块茧皮。爸爸咳嗽了一声，反手关上门，还是要把没干完的事干完。



只有一种情况例外，如果床上的婆娘恰好是妈妈，就免不了要谈两句奶奶的事情。

妈妈说：“你妈打电话来又什么事？”

爸爸走过去，脱了拖鞋翻上床，掀开铺盖往里钻，说：“哎呀，你不管嘛。”

他们就继续把没干完的事干完了。

过了一会儿或者稍久一些，爸爸走到走廊上，穿着暗红色的条纹衬衣，打电话给朱成，他说：“在哪儿？……嗯，来接我一下。”

他挂了电话走下楼去，走了半层楼又忽然停下来，爸爸实在想不过，站在楼梯里，屁眼鸡巴猪牛马，肠子下水君亲师，把这种脏话搅着骂出来了。“砍脑壳的！”爸爸说，“老子总有一天弄死你们！”“弄死你们龟儿子的！”——他从五楼骂下了三楼，从三楼骂下了一楼，站在平地上，抽了一根烟，远远地看见朱成开着黑漆漆的奥迪车过来了，他就把烟甩在地上踩得稀烂，打开后座车门一屁股钻进去，说：“去庆丰园。”

朱成便打转了方向盘，滴溜溜往西街外开，中途他们自然路过了十字路口，爸爸从车窗往外看，两条路上歪瓜裂枣地杵着人。从去年天美百货在这开业以后马路上的交通秩序就每况愈下，比如有两个谈恋爱的小年轻，互相搂着腰不管不顾地从车前面穿过去，比如一个手上提满了东西的少妇，也没牵住自己的孩子，几乎就贴着车的后视镜冲过来了，朱成一个急刹车，差点撞到他们，便伸出去头问候他们的祖宗十八代。

“朱成，脾气不要这么躁嘛。”爸爸坐在后座上，说。

“薛厂，这些人就是欠骂，硬是觉得老子不敢撞他们啊！”

朱成调着方向盘从人堆里钻了出去。

“现在年代不一样了嘛，穿鞋的就怕光脚的，开车的就怕走路的。”爸爸说。

“就是！”朱成应着，“中国人太没素质了！”

他们继续说了几句，就过了西街神仙桥口。大前年，这里新修了个公园，把原来残下的烂水沟填了个严严实实。爸爸从车窗里能看见公园里聚了好些老人，说话的说话，不说话的就干坐着，这些人里自然不会有奶奶，爸爸摸出手机看了看钟。

到了庆丰园门口，爸爸说：“朱成，不开进去了，你今天回去了嘛，晚上不用车了，等会我自己走回去。”

“我等你嘛，难得走。”朱成规规矩矩地说。

“两步路，我自己走一下。你就不把车开到厂头了，明天早上八点直接来接我。”爸爸交代完，开门下了车。

爷爷死了有两年了。去年春天，保姆唐三姐说儿子媳妇喊她回去带孙儿，一转身就回了乡下，奶奶说从此再也找不到称心的人，罢了罢了，就一个人住着家里那套老房子，三室两厅，钟点工也不要，只想图个清静。

今年，奶奶比去年轻了，矮了一寸又一寸，这些爸爸都知道，他走上三楼，拿钥匙开了门，十次有八次都看不到奶奶，房间里堆着各种书、杂志和报纸，看起来像几个月都没住人了。

“妈！”爸爸叫奶奶，“妈！”他又叫了一声，像是生怕奶奶就要这样没了声气。

“来了来了！”奶奶还是应了声，从里面随便哪间屋就出来了，“胜强，你来了啊。”奶奶说。

“来了啊。”爸爸一边跟奶奶说话，一边走到阳台上，他在

一盆兰草边找到了奶奶放在那的烟灰缸，把它握在手上拿进客厅，放在茶几上，点了一根烟，坐到了沙发上。

“又抽烟！又抽烟！”奶奶坐到藤椅上，看着爸爸直摇头。

“哎呀，你不管我嘛！”爸爸说。

“我不管你还有哪个管得到你。”奶奶轻巧地说。

“对对对。”爸爸抽口烟，应着奶奶。

“跟你商量个事。”奶奶说。

爸爸一边听奶奶的话，一边细心地观察着她的样子。奶奶老早就白了一头头发，但总是烫得一丝不苟，弯弯折折地贴在头顶上，穿着一件淡绿色的丝绵上衣，灰地白花的丝绵裙子差不多到膝盖，而在膝盖下面，肉色的短袜上面，奶奶把小腿露在外面，皮肤是灰白色的，仿佛有五六个秤砣坠在上头，把肉皮子往下拉。

爸爸走了神，回想着第一次发现奶奶老了的具体时间。

那可能是在九六年，不然就是九五年，三四月份的时候，奶奶忽然来了兴致，让爸爸带她去崇宁县的梨花沟看梨花。到了梨花沟，里里外外七八层人，奶奶坐在车里皱着眉毛看他们，那时候朱成刚刚来开车，车都还是个桑塔纳，他做事也还不太灵性，木鸡般粘在位子上，爸爸只有自己去扶奶奶下车，他牵着奶奶的左手让她下地来，顺手搭了把她的肩膀。

就是在那个时候奶奶老了，隔着衣服，爸爸能感觉到奶奶的皮都挂在了肩膀上，松垮垮的，简直要随着她的步子荡起来。他吓了一跳，差点没扶住奶奶，奶奶说：“胜强你让开啊，你挡到我，我怎么走？”

爸爸退了一步，放开了奶奶，看着她往梨花沟走，爸爸说：“妈。”

奶奶停下来，回了个头，她脸上并没有什么异常，就和几分钟前一样，但爸爸居然不忍心看这张脸了。

“走嘛！”奶奶说。

他们去看了梨花，不是九六年，就是九五年。回平乐镇的时候，坐在车里，奶奶说：“你还是不要跟陈安琴离婚了，影响不好，人家都给你跪到了，你就算了嘛，退后一步自然宽，不然你这婚一离，其他人要怎么看我们一家人，我又怎么跟亲家公亲家母交代啊。”

“嗯。”爸爸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，只觉得右手还是麻酥酥的。

“你听到没，胜强？”奶奶说完了话，过了半晌，还没见爸爸应她，就问他。

“嗯。我知道了。”爸爸重新说了一句，灭了烟，把目光从奶奶的小腿上移起来，看着她的脸对她点了点头。

“那你回去了嘛，我看会书就睡了。”奶奶交代道。

“好。你早点睡啊，妈。”爸爸四平八稳地答应了。

等到了奶奶家，爸爸在楼道里站了一会，却反身上了五楼。五楼往上再没有楼梯了，两扇门孤零零地对着，爸爸拿出手机来打电话，只响了一声电话就接起来了。

“开门。”爸爸说。

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门便开了。门里俏生生立了一个钟馨郁，她应该是新做了头发，那么一头，黑漆漆直溜溜地挂在尖脸边上，真是好看。

爸爸总算笑了一笑，走进去，把门关上了。

在爸爸的手机里，钟馨郁的名字老是变来变去的。有几个月

她叫钟忠，后来又叫了半个月钟军，最近爸爸倒是返璞归真了，干脆把她存成了老钟。有一回，爸爸正在家里吃饭，电话放在饭桌上，忽然响了，爸爸倒还没马上反应过来，妈妈就瞄了一眼。

“老钟的电话。”妈妈说。

“哦。”爸爸拿起电话，接起来，说，“老钟啊，正在屋头吃饭呢，打麻将啊？”

钟馨郁“啊”了一声。

“吃了饭都嘛，”爸爸笑着说，“今天我还要洗碗。”

他挂了电话，妈妈说：“老钟好久没约你了？”

“是嘛，”爸爸夹了一坨青椒茄子，扒了一口饭，“等会洗了碗我去应酬一下。”

“你吃了就去嘛，”妈妈乜了他一眼，“你啊看到他约你出去就心都慌了，我洗碗就是了。”

爸爸就顺顺当当地出了门，觉得老钟这个名字的确是四两拨千斤，神来之笔。

晚些时候，钟馨郁问他：“我现在叫老钟了？”

“啊。”爸爸专注地摸着她的乳房。在爸爸摸过的乳房里，钟馨郁的乳房不算太大，但总是凉幽幽的，坠在手里像一块老玉。

“那你喊我一声呢？”钟馨郁笑嘻嘻地命令爸爸。

“老钟。”爸爸说。

“哎！小薛乖！”钟馨郁眉开眼笑地说，撅着屁股就把半边往爸爸身上靠过来。

老实说，爸爸就欣赏钟馨郁这股没头没脑的傻劲，跟她做爱的时候，爸爸总喜欢张嘴就骂：“你这个瓜婆娘！”钟馨郁也不生气，便实至名归了。

爸爸和她搅在一起也有快两年了，说起来，这里面还有爷爷的功劳。

不过是爷爷死之前三个月的事。爸爸记得爷爷是满八十四上八十五，奶奶也都吃着七十八的饭了，正月里头，天不过十五，时不到清早八点，爸爸的手机响起来。

爸爸和妈妈都还在睡觉，铃声把他们都吓了一跳。

爸爸迷迷糊糊地扯过电话，看到是奶奶，只得硬生生把火气都压了下去。“妈。”爸爸喊了一声。

奶奶在电话那边哭得悲悲戚戚，爸爸翻身起来坐直了，问：“妈，什么事啊？”

“我要跟你爸离婚，我要跟你爸离婚！”奶奶悲悲戚戚地说。

爸爸和妈妈穿了衣服就往奶奶家赶，妈妈开着她的车载着爸爸，一边开，一边问：“你妈说要跟你爸离婚，有没搞错？”

一点没搞错。到了庆丰园，妈妈在楼下停着车，爸爸两步跳上楼去拿钥匙开门，奶奶在客厅里坐着，掩着脸哭。

“妈，妈，”爸爸走过去，看着奶奶，“你不要哭嘛，什么事好生说啊。”

“你问你爸！”奶奶空出右手来往阳台上一指。

爷爷在阳台上坐着一把藤椅，大冷天里春秋衣外头套了一件皮大衣，正一口接一口地抽烟，毛领子上全是烟灰。

“爸，怎么搞的啊？”爸爸走过去问爷爷。

爷爷摇摇头，不说话。

“你爸在外头有人了！”奶奶的声音从客厅传了过来。

爸爸哭也哭不出，笑也不敢笑，和爷爷两个烂兄烂弟般在阳台上互相换了一个眼神，爸爸说：“爸，你还可以哦，身体好嘛。”

爷爷倒是干笑了一声。妈妈从楼下噔噔走进来，奶奶像被谁踩了似的提高了哭声。

“妈。”妈妈叫了奶奶一声，也不知该进该退，望着阳台上的爸爸。

爸爸对她比了一个没事的手势，妈妈就朝奶奶走过去了，她蹲下来，伸手扶着奶奶的肩膀，细声细气地说：“妈，你不要哭了，有什么事情好好说嘛。”

“这日子没法过了，”奶奶说，“跟你爸说，我也给他当够了保姆，他爱跟哪个过就去跟哪个过，我也图个清静。”

那几天，保姆唐三姐倒是的确没有上班，回老家过年去了。于是妈妈张罗着热了昨天的鸡汤，下了半把挂面，又捞了一碟泡菜，一家人围着桌子好歹吃了早饭。

“胜强，等会给你姐打电话，把她喊回来。我今天就跟你爸这个人把这个婚离了，我一辈子清清白白，绝对不勉强人家，人就是要活个高兴，这叫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。”

爷爷埋头吃面，一句话都没有，爸爸想说什么，妈妈扯了他一把。

奶奶总算没跟姑姑打电话，爸爸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。

过了三个月，爷爷翻了高血压，在平乐医院去了。直到最后那天，奶奶也打死都不出家门一步，无论是妈妈爸爸姑姑姑爹还是唐三姐，谁都没办法让她去看爷爷最后一面。

“不看！”奶奶说，“喊他另外那个婆娘去看他。”

爸爸思前想后，不得不坐在爷爷的床头，问爷爷：“爸，爸，你还有没啥要交代给我的？我一定帮你照顾。”

爷爷看了爸爸一眼，只有进的气，没有出的气，他摇了摇

头，握着爸爸的手去了。

英雄末路，爸爸悲从中来，想着爷爷这一辈子，忍回了眼泪忍不住气。他妈的。过了不到两个月，爸爸跟龙腾通信城卖手机的钟馨郁好了，就把她安顿在奶奶的楼上。“龟儿子的这些瓜婆娘，”爸爸说，“总有一天老子要弄死你们。”

没错，爸爸在做爱的时候是有很多怪话要骂。

说句良心话，爸爸也不是一个坏人。十七岁生日过了才两个月，奶奶就安排他去豆瓣厂上班，带他的师傅叫作陈修良，陈修良也不是一个坏人，只不过就是有点懒又爱吃烟。每天爸爸从家头出来走路去上班，奶奶交代了，到街上给陈师傅买一包牡丹。陈修良拿了这包烟，就眉开眼笑地打发爸爸去做事，陈修良没拿到这包烟，就必定要骂两句鼻脓滴水的怪话，再打发爸爸去做事。

算起来不是八三年就是八四年，在豆瓣厂，据妈妈说，爸爸做的事情是守晒场：五月份到了头，马上就六月了，苍蝇蚊雀都在天上飞起来了，打屁虫和土狗也开始在地面上横行——本来是一年里最杂花生树的时候，我们镇上的人却偏偏要去晒豆瓣——奶奶玉手一点，爸爸就被陈修良丢到了太阳坝里，磨皮擦痒地守起了晒场。

外地来的人肯定没见过平乐镇晒豆瓣的气势，爸爸倒是看得心都烦了。也就是横竖一坝子的土陶缸子，大半人高，两人合抱，里面汩汩地泡着四月里才发了毛的蚕豆和五月刚刚打碎的红海椒，以及八角、香叶那些香料和大把大把的盐巴，那辣椒味道一天变两天地，慢慢在太阳下蒸得出了花发了亮，刚刚闻着也是香，后来也无非一股酸臭。有时候太阳大，晒得缸子里砖红的豆瓣酱都翻滚起来，冒着大水泡，这个时候爸爸就要拿根一人高一



握粗的搅棍踩着板凳一缸一缸地去搅——搅豆瓣是一件极其要紧的事，陈修良为了教会爸爸这事没少给他吃爆栗子：“慢！慢！”陈修良在一旁叼着牡丹烟，做出双手下压的手势，斜着眉眼对爸爸吼。爸爸就慢下来，把手里的棍子调羹般在豆瓣里划着，陈修良却又不满意了：“现在快点！快快快！”他说。

棍子一搅，满缸的辣椒油就翻上来，混着水汽往爸爸脸上扑，呛得他连肠胃都红彤彤的，爸爸终于毛了，把棍子往缸子里一戳，对陈修良说：“到底是要快还是要慢！你逗老子啊！”

妈妈说：“你爸还以为陈修良要给他打上身了！”

但是没有，陈修良若有所思地吃完了烟，把烟头在地上按灭了，居然笑咪咪地走到豆瓣缸边上去，捡起棍子来给爸爸作示范。

“薛胜强，你看好：手要紧，腕要松，倒拐子要左右动。还有你要记好了，我只跟你说一次——你怎么干婆娘就要怎么搅豆瓣，懂不懂？这缸子豆瓣就是婆娘的屁，只要把婆娘干高兴了，这个豆瓣就搅对了。”那一年爸爸还没有干过婆娘，他连光屁股婆娘长什么样都还整不实在，陈修良的话让爸爸把目光死死锁在了他身上。

他看着陈修良在太阳坝下搅起豆瓣来了，用一种巫术般的节奏，慢，慢，快了，甩两腕子，又慢了，搅棍捣在豆瓣里，豆瓣发出水汩汩的呻吟，浸出红灿灿的辣椒油，冒着销魂的香气，爸爸就这样眯着眼睛在晒坝上硬了。

不用说，爸爸终于成了搅豆瓣的一把好手。他自认为在干婆娘这件事上也是的。

哦还没说到爸爸怎么是一个好人的，但这件事可不像爸爸学